

這次出遊的動機和目的有幾個，主要是希望透過藝術及文化踏查，思考自身創作定位及方向。會希望能去法國壯遊，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我相當受到法國創作者的某種共通特質吸引。同時我也好奇在全球化的當今，台灣與他者的具體差異到底為何？在西方論述主導的藝壇，不同環境造就了哪些不一樣的創作特質和取向？

由於在台灣都只能隔空接收這些思想的薰陶，我安排去法國和威尼斯雙年展，看看當地的作品以及整體的藝術文化氛圍，除了拓展視野跟觀看方式，也有一種確認跟對照研究的意圖。而旅程最後幾天的衝擊，也以風暴般的姿態，將這趟旅程撞入我的生命。



我喜歡休息中的旋轉木馬，勝過跑動中的；法國很多這樣的旋轉木馬，

在南特機械島的設計得很精緻特別。但我喜歡這座落在巴黎街頭的，透過半透明的塑膠布看它，看它的沉靜和疲憊。

今年在北藝大認識了Chloé，在台灣的她比較安靜，在法國的她把我當小妹妹一樣照顧，還認識了她的妹妹Amélie。我很開心她喜歡我做的陶器跟我送她的耳環。她們在清掃被Chloé當作陽台的屋頂，那天早上起來她們一起在屋頂上抽菸。

她的公寓精心地擺滿了她搜集的物件，很有人的味道，我很喜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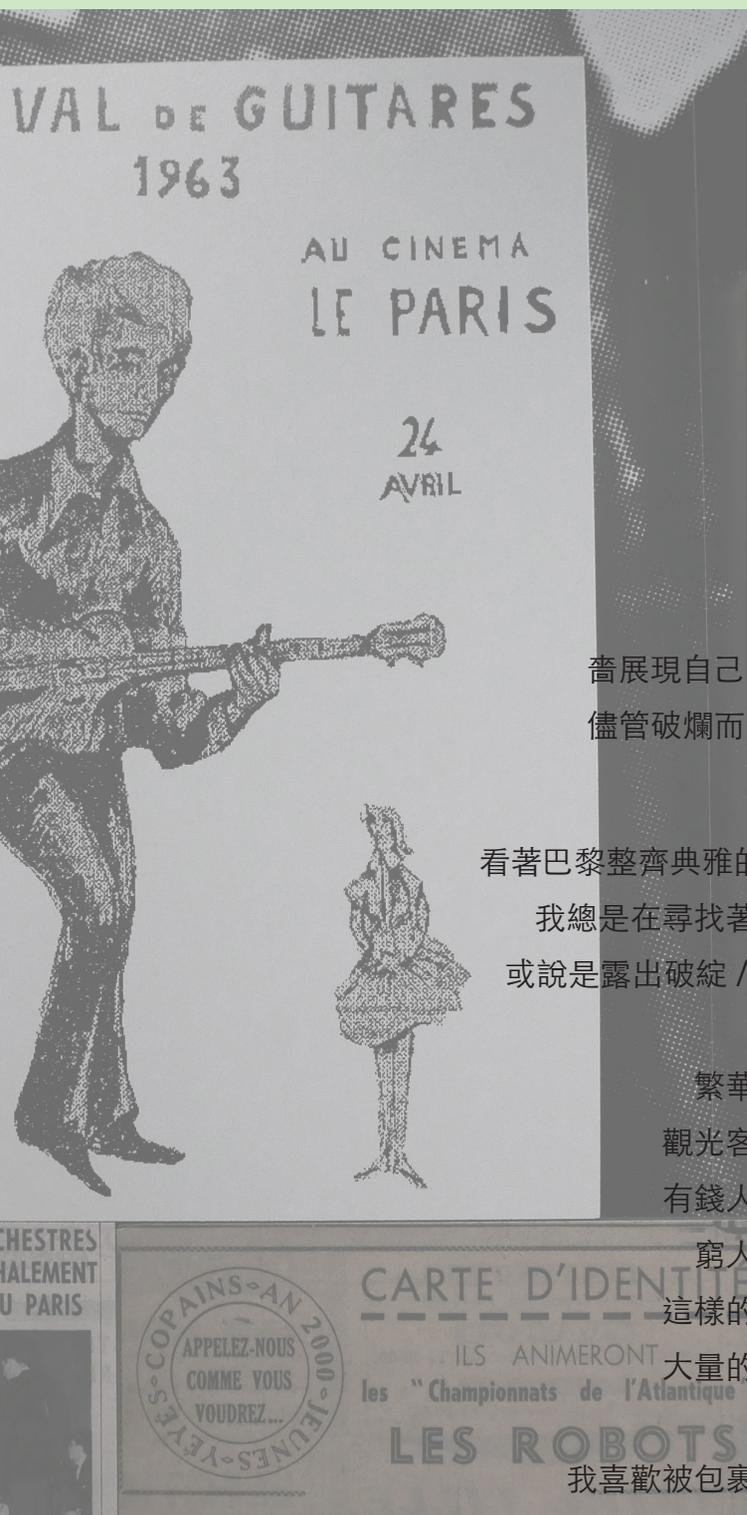
離開的那天我覺得，我好像已經在這裡住了好久了。



Les Panthers
au cinéma Le Paris
24 avril 1963

the Panthers (USA)
ore 1963

LES JEUNES ORCHES
NANTAIS TRIOMPHALE
ENCOURAGÉS AU PA



看著巴黎整齊典雅的建築和街道，
我總是在尋找著一些破格的，
或說是露出破綻 / 真相的東西。

繁華熱鬧的街區、
觀光客聚集的街區、
有錢人居住的街區、
窮人居住的街區。
這樣的典雅，是需要
大量的能量維持的。

我喜歡被包裹住的雕像們。



這是我喜歡巴黎的部分：活力、不吝
嗇展現自己，總有些游擊式的微小聲音奮力而真摯地唱著自己的名字，
儘管破爛而不成熟。 我希望自己也能變成這樣。



巴黎最初讓我放鬆了警戒，
而旅程的最後幾天，假期結束
了，卻開始讓我感受到壓迫感。

正如這個城市的自由、躁動、
活躍與力量，
就像那些隨處可見的塗鴉
和撕破的海報，

同時發生的是憤怒、不滿、
不安、和隱藏的暴力。



在參觀這些墓園的同時，我偶爾想著：該挑選哪幾張作為最後呈現的照片呢？而當我看見它，幾乎是當下就決定了：彷彿乾涸的淚痕，卻比其他的墓碑更令人感到溫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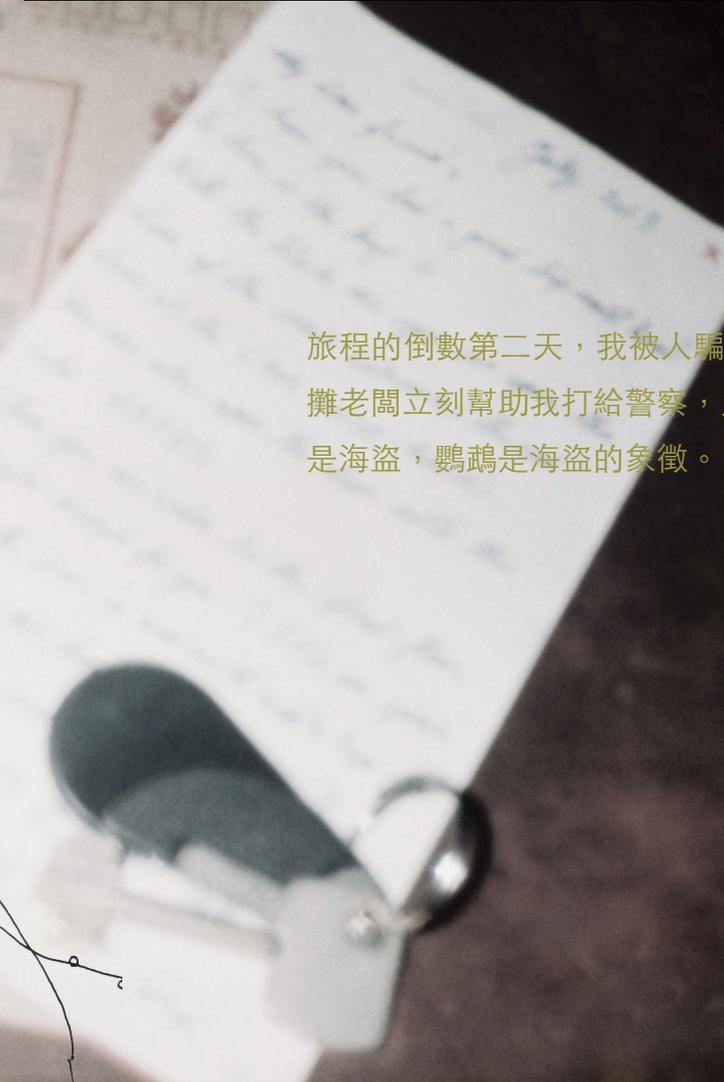
我是如此為時間的痕跡所著迷。



我並沒有期待在這邊見到她，然而她已經在這裡了：安妮華達，和她摯愛的丈夫賈克德米。第一次看她的電影時她還在世，今年三月她走了，留下好多東西，還是一樣溫暖，謝謝。



旅程的倒數第二天，我被人騙錢了。我跟賣手工皮革筆記本的老闆 Daniel 訴苦，他跟隔壁攤老闆立刻幫助我打給警察，並讓我坐在他的廂型車車廂裡等。他說別人說他像嬉皮，但他是海盜，鸚鵡是海盜的象徵。



她是 Chloé 的朋友 Marie，大我五歲，卻很嬌小。剛認識她的隔一天她帶我逛蒙馬特區，她對人很熱心，話很多，去南特前給我很多在南特應該去的地點建議，回來之後才知道她其實討厭南特。她煮了兩次晚餐給我吃。旅程最後一天她約我去運河裡游泳，我去了才知道原來她也是第一次去。游完泳後我們一起去看了場電影，是法文字幕版的《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》。



一大清早從 Marie 的公寓出門，搭地鐵回 Chloé 的公寓收拾行李趕飛機。此刻我對巴黎的感受是複雜的，也帶著回顧式的懷念：雖然在最後的幾天，幾乎看見了巴黎的深淵，然而我依然能看見如這天的晨曦同樣美麗的東西，以及更多真實的東西。